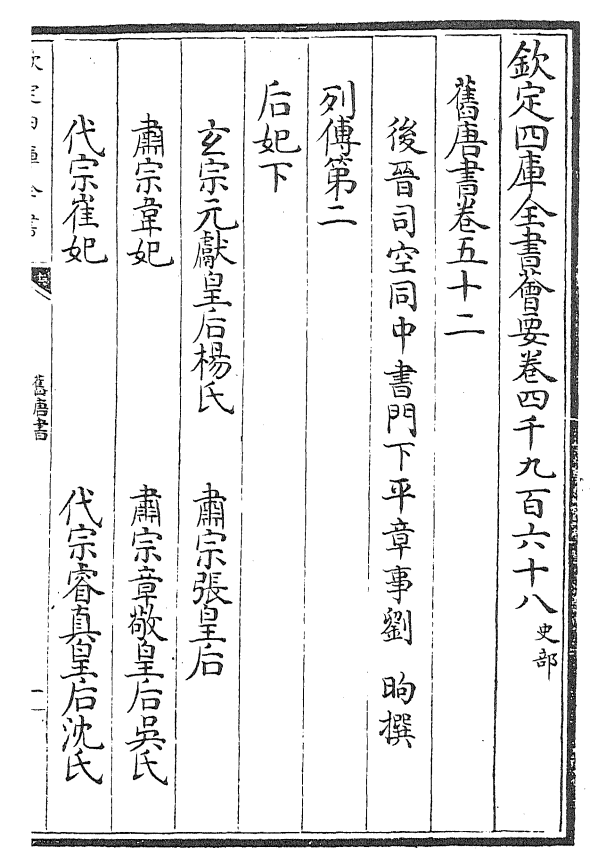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四千九百六十八 史部

舊唐書卷五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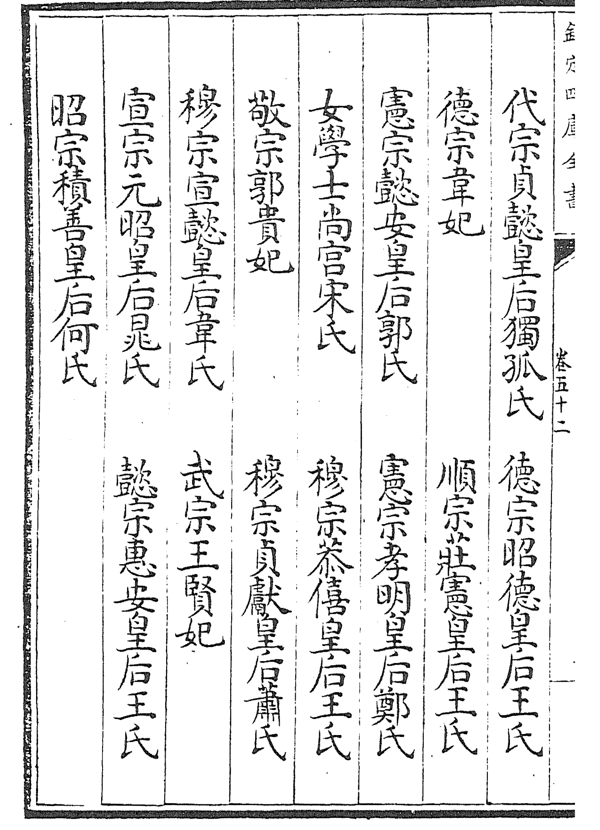
列傳第二

后妃下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　肅宗張皇后

肅宗韋妃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

代宗崔妃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

德宗韋妃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

女學士尚宮宋氏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

敬宗郭貴妃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　武宗王賢妃

宣宗元昭皇后晁氏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弘農華陰人曾祖士達隋納言天授中以則天母族追封士達為鄭王贈太尉父知慶左千牛將軍贈太尉鄭國公后景雲元年八月選入太子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兩端而潛附太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介皆聞於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藥醺然似寐夢神人覆鼎既寤如夢如

是者三太子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無宜他慮既而太平誅后果生肅宗太子妃王氏無子后班在下后不敢母肅宗王妃撫鞠慈甚所生開元中肅宗為忠王后為妃又生寧親公主張說以舊恩特承寵異說亦奇忠王儀表必知運歷所鍾故寧親公主降說子垍開元十七年后薨葬細柳原玄宗命說為志文其銘云石獸澁兮綠苔黏宿草殘兮白露霑園寢閉兮脂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二十四年忠王立為皇太子至德元年肅宗即

位於靈武二載五月𤣥宗在蜀誥曰聖人垂範是推顧
復之恩王者建極抑有追尊之禮蓋母以子貴德以謚
尊故妃弘農楊氏特稟坤靈久彰陰教往以績塗山之
慶降華渚之祥誕發異圖載光帝業而冊命猶闕幽靈
尚閟夏王繼統方軫陽域之恩漢后褒榮庶協昭靈之
稱宜於彼追冊為元獻太后寳應二年正月祔葬泰陵
肅宗張皇后本南陽西鄂人後徙家昭應祖母竇氏𤣥
宗母昭成皇太后之妹也昭成為天后所殺𤣥宗幼失

所侍爲竇姨鞠養景雲中封鄧國夫人恩渥甚隆其子去惑去疑去奢去逸皇姨弟也皆至大官去盈尚玄宗女常芬公主去逸生后天寶中選入太子宫爲良娣后弟清又尚大寧郡主后辯惠豐碩巧中上旨禄山之亂玄宗幸蜀太子與良娣俱從車駕渡渭百姓遮道請留太子收復長安肅宗性仁孝以上皇播越不欲違離左右宦者李靖忠啓太子請留良娣贊成之白於玄宗太子如靈武時賊已陷京師從官單寡道路多虞每太子

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曰捍禦非婦人之事何以居前良娣曰今大家跋履險難兵衛非多恐有倉卒妾自當之大家可由後而出庶幾無患及至靈武産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勞之曰産忌作勞安可容易后曰此非妾自養之時須辦大家事肅宗即位冊為淑妃贈父太僕卿去逸左僕射母竇氏封義章縣主妹李㬉妻封清河郡夫人妹師師封郕國夫人乾元元年四月冊為皇后弟駙馬都尉清加特進太常卿同正封范陽

郡公皇后寵遇專房與中官李輔國持權禁中干預政
事請謁過當帝頗不悅無如之何后於光順門受外命
婦朝親蠶苑中內外命婦相見儀注甚盛先在靈武時
太子弟建寧王倓為后誣譖而死自是太子憂懼常恐
后之構禍乃以恭遜取容后以建寧之隙常欲危之張
后生二子興王佋定王侗興王早薨侗又孩幼故儲位
獲安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大漸后與內官朱輝光馬英
俊啖廷瑶陳仙甫等謀立越王係矯詔召太子入侍疾

中官程元振李輔國知其謀及太子入二人以難告請
太子在飛龍廐元振率禁軍收越王捕朱輝光等俄而
肅宗崩太子監國遂移后於別殿幽崩誅馬英俊女道
士許靈素配流山人申大芝賜死駙馬都尉清貶硤州
司馬弟延和郡主壻鴻臚卿潛貶郴州司馬舅鴻臚卿
賔履信貶道州刺史
肅宗韋妃父元珪兖州都督肅宗為忠王時納為孺人
及昇儲位為太子妃生兖王僩絳王佺永和公主永穆

公主天寶中宰相李林甫不利於太子妃兄堅為刑部尚書林甫羅織起柳勣之獄堅連坐得罪兄弟並賜死太子懼上表自理言與妃情義不睦請離婚玄宗慰撫之聽離妃遂削髮被尼服居禁中佛舍西京失守妃亦陷賊至德二年薨於京城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坐父事沒入掖庭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見王服御蕭然傍無媵侍命將軍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容止端麗性多

謙抑寵遇益隆明年生代宗皇帝二十八年薨葬於春明門外代宗即位之年十二月羣臣以肅宗山陵有期準禮以先太后祔陵廟宰臣郭子儀等上表曰儷宸極者允歸於淑德謚徽號者必副於鴻名當履運而承天則因心而追往此先王之明訓聖人之茂典也伏惟先太后圓精挺質方祇稟秀禎符協於四星典禮敦於萬國得元和之正氣韞霄漢之清英顧史求箴道先於壼則攜謙率禮教備於中闈太陰無側朓之徵丙殿有祝

廷之慶尊敬師傅佩服禮經勤於蘋藻之薦固貫珩璜之飾徽音允穆嘉慶聿彰憲度輔佐之勞緝熙玄默之化足以光昭宗祀作配紫微豈嬀虞之風行於江漢之域葛覃之詠起自岐陽之下爰膺歷數作啟聖明大拯艱難永清夷夏雖復文母成周王之業慶都誕帝堯之聖異代同符彼多懿德昊蒼不弔聖善長違當圓魄之成玉英早落有坤儀之美象服未加悲懐於先遠之辰感慟於易名之日伏以山陵貞兆良吉有期虞祔之儀

式資配享率由故實敬奉嘉名謹按謚法敬慎高明曰章法度明大曰章夙興夜寐曰敬齊莊中正曰敬敢遵先典仰圖懿德謹上尊謚曰章敬皇后二年三月祔葬建陵啟春明門外舊壟后容狀如生粉黛如故而衣皆赭黃色見者駭異以為聖子符兆之先后父令珪寶應初贈太尉母李氏贈秦國夫人叔令瑤拜太子家令封馮翊郡公令瑜太子右諭德封濟陰郡公后兄溆鴻臚少卿封鄄城縣公澄太子賓客濮陽縣公湊太子詹事

臨濮縣公並加開府儀同三司溆位終金吾大將軍湊位終京兆尹見外戚傳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世為冠族父易直祕書監開元末以良家子選入東宮賜太子男廣平王天寶元年生德宗皇帝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諸王妃主從幸不及者多陷於賊后被拘於東都掖庭及代宗破賊收東都見之留於宮中方經畧北征未暇迎歸長安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及朝義敗復收東都失后所在莫測存

亡代宗遣使求訪十餘年寂無所聞德宗即位下詔曰
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則事天莫先
於嚴父事地莫盛於尊親朕恭承天命以主社稷執珪
璧以事上帝祖宗克配園寢永終而内朝虚位闕問安
之禮銜悲内惻憂戀終歲思欲歴舟車之路以聽求音
問而主茲重器莫匪深哀是用仰稽舊儀敬宗大號舉
茲禮命式遵前典宜令公卿大夫稽度前訓上皇太后
尊號建中元年十一月遥尊聖母沈氏為皇太后陳禮

于含元殿庭如正至之儀上衮冕出自東序門立於東方朝臣班於位冊曰嗣皇帝臣名言恩莫重於顧復禮莫貴於徽號上以展愛敬之道下以正春秋之義則祖宗之所禀命臣子之所盡心尊尊親親此焉而在兩漢而下帝王嗣位崇奉尊稱厥有舊章永惟丕烈敢墜前典臣名謹上尊號曰皇太后帝再拜歔欷不自勝左右皆泣下仍以睦王述為奉迎皇太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之候太后問至昇平公主宜備起居於是分命使臣

周行天下明年二月吉問至羣臣稱賀既而詐妄自是
詐稱太后者數四皆不之罪終貞元之世無聞焉德宗
敦崇外族贈太后父易直太師易直子庫部員外郎介
福贈太傅介福子德州刺史士衡贈太保易直第二子
祕書少監震贈太尉時沈氏封贈拜爵者百餘人貞元
七年詔外曾祖隋陝令沈琳贈司徒追封徐國公與外
祖贈太師易直等立五廟以琳為始緣祠廟所須官給
后無近屬惟族子房為近德宗用為金吾將軍主沈氏

之祀憲宗即位之年九月禮儀使奏太后沈氏厭代登真於今二十七載大行皇帝至孝惟深哀思罔極建中之初已發明詔舟車所至靡不周遍歲月滋深迎訪理絶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之後又俟中壽而服之今參詳禮例伏請以大行皇帝啓攢宮日百官舉哀於肅章門内之正殿先令有司造褘衣一副發哀日令内官以褘衣置於幄自後宫人朝夕上食先啓告元陵次告天地宗廟昭德皇后廟太皇太后謚冊造神主擇日祔

於代宗廟其褘衣備法駕奉迎於元陵祠復置於代宗
皇帝衮衣之右便以發哀日為國忌詔如奏其年十一
月冊謚曰睿真皇后奉神主祔於代宗之室
代宗崔妃博陵安平人父峋祕書少監母楊氏韓國夫
人天寶中楊貴妃寵幸即妃之姨母也時韓國虢國之
寵冠於戚里時代宗為廣平王故玄宗選韓國之女嬪
于廣平邸禮儀甚盛生召王偲初妃挾母氏之勢性頗
妬悍及西京陷賊母黨皆誅妃從王至靈武恩顧漸薄

達京而薨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父穎左威衛録事參軍以后貴贈工部尚書后以美麗入宫嬖幸專房故長秋虚位諸姬罕所進御后始冊為貴妃生韓王迥華陽公主華陽聰悟過人能候上顔色發言必隨喜慍上之所賞則因而美之上之所惡則由以全之由是鍾愛特異大歷九年公主薨上嗟悼過深數日不視朝宰臣等因中使吳承倩附奏言脩短常理以社稷之重宜節哀視事初公

主疾上令宗師道教名曰瓊華真人及疾亟上親自臨視屬纊之際嗚咽傷上指其受念如此上既未聽朝宰臣等諫曰公主夙成神悟仁眷特鍾嘗禱必親已承減膳幽明遽間倍軫慈衷臣等微誠無由感達伏惟陛下守累聖之公器御羣生之重畜夷百戰之艱患撫四海之傷殘虜偍為虞戎師近警一言萬務裁成聖心得失謬於毫氂安危存於晷刻伏慮顧懷猶切神志未和衆情以之不寧臣子以之兢悸伏願抑周喪之私痛均品物

於至公下慰黔黎上安宗社上始聽朝大歷十年五月貴妃薨追謚曰貞懿皇后殯於內殿累年不忍出宮十三年十月方葬命宰臣常衮為哀冊曰維大歷十年歲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丙寅貴妃獨孤氏薨于明日追謚曰貞懿皇后殯于內殿之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常衮持節冊命以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座于莊陵禮也素紗列位黼帟周庭輅升玉綴軒鞅珠櫝皇帝悼鸞掖以追懷感麟迹而增慟備

百禮以殷遣命六宫而哀送宗祝薦告司儀降收爰詔
侍臣紀垂鴻休其辭曰祚祉悠久寵靈誕受元魏戚藩
周隋帝后五侯迭興七貴居右肇啟皇運光膺文母纉
女是因以綱大倫生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呈彩瑶星
降神聰明睿智婉麗貞仁惟昔天監搜求才淑龍德在
田葛覃于谷周姜胥宇漢后推轂王業惟艱嬪風已穆
繼文傳聖嗣徽克令不曜其光乃終有慶祇奉園寢肅
恭靈命越在哀煢聿追孝敬文織絲組朱緑玄黄上供

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珩璜篇訓之制自盈緗綈
緗敘我邦族風于天下始於憂勤協成王化慈厚諸女
寵臨下嫁登進賢才勞謙日夜服繒示儉脫簪申誡訪
問後言讌遊夙退内加羣娣動有矜誨外睦諸親泣辭
封拜闕翟有日親蠶俟時忽歸清漢言復方祇萬乘悼
懐羣臣慕思玉衣追慶金鈿同儀嗚呼哀哉去昭陽兮
窅然乘雲駕兮何在人代兗兮如舊炎涼倏兮已改翠
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玉兆之貞永閟瑤華

之彩别長秋之西苑過望春兮南登招帝子于北渚從母后於東陵下土清兮動金翠外無像兮中有馮合簫挽以攢咽結雲雨之凄凝吾君感於幽朔俯層亭而望思慘嬪媛以延竚極容衛以盡時搖巾袂兮遠訣隔軒檻兮羣悲不復見兮迴御輦傷如何兮軫睿慈下蘭臯兮背芷陽旌悠悠兮野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玄帢兮斷腸當盛明兮共樂忽幽處兮獨傷去故廷兮日遠即新宮兮夜長邃無文繡之飾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

立制刑有國之大方嗚呼哀哉見送往之空歸歎終焉之如此方士神兮是與非甘泉畫兮疑復似遺音在於玉瑱陳迹留於金卮獻萬壽兮無朞存二南之餘美帝追思不已每事欲極哀情常衮當代才臣詔為哀詞文旨悽惋覽之者惻然華陽公主先葬于城東地卑濕至是徙葬袝於莊陵之園故哀詞云招帝子于北渚從母后於東陵乃詔常衮官為挽歌上自選其傷切者令挽士歌之大歴初后寵遇無雙以恩澤官其宗屬叔太常

少卿卓為少府監后兄良佐太子中允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至祕書監德宗為魯王時
納后為嬪上元二年生順宗皇帝特承寵異德宗即位
冊為淑妃貞元二年妃病十一月甲午冊為皇后是日
崩於兩儀殿臨畢素服視事既大殮成服百寮服三日
而釋用晉文明后崩天下發哀三日止之義上服凡七
日而釋謚曰昭德初令兵部侍郎李紓撰謚冊文既進
帝以紓文謂皇后曰大行皇后非禮留中不出詔翰林

學士吳通玄爲之通玄又云咨后王氏議者亦以爲非知禮者以貞觀中岑文本撰文德皇后謚册曰皇后長孫氏斯得之矣五月葬于靖陵后母郕國夫人鄭氏請設祭詔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從之自是宗室諸親及李晟渾瑊神策六軍大將皆設祭自啟攢後日數祭至發引方止宰臣韓滉爲哀册又命宰相張延賞柳渾撰昭德皇后廟樂章既進上以詞句非工留中不下令學士吳通玄别撰進初后爲淑妃德宗贈后父遇

揚州大都督遇子果眉州司馬甥姪拜官者二十餘人
永貞元年十一月徙靖陵祔葬于崇陵
德宗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初為良娣貞元二年冊為
賢妃性敏惠言無苟容動必由禮德宗深重之六宫師
其德行及德宗崩請於崇陵終喪紀因侍於寢園元和
四年薨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琅邪人曾祖思敬試太子賔客祖
難得贈潞州都督封琅邪郡公父顔金紫光禄大夫衛

尉卿后幼以良家子選入宮為才人順宗在藩時代宗以才人賜之時年十三大歷十三年生憲宗皇帝立為宣王孺人順宗升儲冊為良娣后言容恭謹宮中稱其德行順宗即位疾恙未平后供侍醫藥不離左右屬帝不能言冊禮將行復止及永貞內禪冊為太上皇后元和元年正月順宗晏駕五月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冊禮畢憲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后性仁和恭遜深抑外戚無絲毫假貸訓厲內職有母儀之風焉元

和十一年三月崩於南內之咸寧殿謚曰莊憲皇后初太常少卿韋纁進謚議公卿署定欲告天地宗廟禮院奏議曰謹按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古者天子稱天以誄之皇后之謚則讀於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皇后何所謚之以為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為于郊傳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準禮賤不得誄貴子不得爵母所以必謚于廟者謚宜受成於祖宗故天子謚成于郊后妃謚成于廟今請準禮集百官連署謚狀訖

讀於太廟然後上謚於兩儀殿既符故事允合禮經從之初稱謚並云莊憲皇太后禮儀使鄭絪奏議秦漢已来天子之后稱皇后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崩亦如之加太字者所以别尊稱也國朝典禮皆依舊制開元六年正月太常奏昭成皇太后謚號以牒禮部禮部非之太常報曰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此載於史冊垂之不刋令百司移牒及奏狀祭詳典故恐不合除太字如謚冊入陵神主入廟即當去

之其年八月祔葬于豐陵后生福王綰漢陽雲安遂安
三公主后之祖父母弟見外戚傳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尚父子儀之孫贈左僕射駙馬都
尉曖之女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憲宗為廣陵王時納
后為妃以母貴父祖有大勲於王室順宗深寵異之貞
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八月冊為貴妃八年
十二月百寮拜表請立貴妃為皇后凡三上章上以歲
暮來年有子午之忌且止帝後庭多私愛以后門族華

盛處正位之後不容辭辛以是冊拜後時元和十五年
正月穆宗嗣位閏正月冊爲皇太后陳儀宣政殿庭冊
曰嗣皇帝臣名再拜言伏以正坤元母天下符至德以
昇大號因景運而飾鴻徽煥乎前聞焯彼古訓以極尊
尊親親之義明因天事地之經有自來矣伏惟大行皇
帝貴妃大虹毓慶霽月披祥導靈派於昭回揖殊仁於
氣母範圍百行表飭六宮粤在中闈流宣陰教輔佐先
聖勤勞庶工顧以沖眇遭罹閔凶荷成命於守器之時

奉寶圖於鑄寫之日哀纏易月痛鉅終天而四海無虞
萬邦有截仰惟顧復之德敢揚聖善之風謹上尊號曰
皇太后是日百寮稱慶外命婦奉賀光順門詔皇太后
曾祖贈太保追封岐國公敬之贈太傅太后父駙馬都
尉曖贈太尉母虢國大長公主贈齊國大長公主后兄
司農卿釗為刑部尚書鏦為金吾大將軍太后居興慶
宮帝每月朔望參拜三朝慶賀帝自率百官詣門上壽
或遇良辰美景六宮命婦戚里親屬車騎駢噎於南內

鑾珮之音鏘如九奏穆宗意頗奢縱朝夕供御尤爲華侈太后嘗幸驪山登石瓮寺上命景王率禁軍侍從帝自於昭應奉迎遊豫行樂數日方還敬宗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及寶歴季年凶徒竊發昭愍暴殞内外震駭宦官迎絳王監國尋又加害太皇太后下令曰大行皇帝睿哲多能對越天命宜荷九廟之重永享億年之祚豈謂姦妖竊發矯專神器蠱惑中外扇誘羣情駭動神人疊深梟鏡咨爾江王𦖟哲精粹清明在躬智筭機閑玄

謀雷發躬率義勇大清醜類允膺當璧之符爰攄枕戈
之憤旣殲巨逆當享豐福是命爾陟于元后宜令司空
平章事晉國公度奉册即皇帝位文宗孝而謙謹奉祖
母有禮膳羞珍果鑾輿奇貢獻郊廟之後及三宮而後
進御武宗即位以后祖母之尊門地素貴奉之益隆旣
而宣宗繼統即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
崩於興慶宮謚曰懿安皇太后祔葬於景陵后歷位七
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

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識者以為汾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宣宗之母也蓋內職御女之列舊史殘缺未見族姓所出入宮之由宣宗為光王時后為王太妃既即位尊為皇太后會昌六年后弟光夢車中載日月光芒燭六合占者曰必㬥貴月餘武宗崩宣宗即位光以元舅之尊檢校戶部尚書諸衛將軍出為平盧節度使后大中末崩諡曰孝明

女學士尚宮宋氏者名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庭芬世為儒學至庭芬有詞藻生五女皆聰惠庭芬始教以經藝既而課為詩賦年未及笄皆能屬文長曰若莘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莘若昭文尤淡麗性復貞素閑雅不尚紛華之飾嘗白父母誓不從人願以藝學揚名顯親若莘教誨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間問荅悉以婦道所尚若昭注解皆有理致貞元

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宫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莘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槩不羣不以宫妾遇之呼為學士先生庭芬起家受饒州司馬習藝館内勑賜第一區給俸料元和末若莘卒贈河内郡君自貞元七年已後宫中記注簿籍若莘掌其事穆宗復令若昭代司其職拜尚宫姊妹中若昭尤通曉人事自憲穆敬三帝皆呼為先生六宫嬪媛諸

王公主駙馬皆師之為之致敬進封梁國夫人寶歷初
卒將葬詔所司供鹵簿敬宗復令若憲代司宮籍文宗
好文以若憲善屬文能論議奏對尤重之太和中神策
中尉王守澄用事委信巽城醫人鄭注賊臣李訓干竊
時權訓注惡宰相李宗閔李德裕構宗閔憸邪為吏部
侍郎時令駙馬都尉沈𰡪通賂於若憲求為宰相文宗
怒貶宗閔為潮州司户𰡪柳州司馬幽若憲於外第賜
死若憲弟姪女壻等連坐者十三人皆流嶺表李訓敗

文宗悟其誣構深惜其才若倫若芻早卒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人父紹卿婺州金華令后少入

太子宫元和四年生敬宗穆宗皇帝立為妃長慶四年

二月尊為皇太后昭愍崇重母族贈紹卿司空后母張

氏贈趙國夫人文宗即位之初號寶歴太后太和八年

詔伏以皇太后與寶歴太后每有司行遣稱號未分禮

式非便稽諸前代詔令所施不斥言太后以宫名為稱

今寶歴太后居義安殿宜準故事稱義安太后

敬宗郭貴妃父義右威衛將軍長慶末以姿貌選入太子宮敬宗即位為才人生晉王普帝以少年有子復以才人容德冠絶特寵異之贈其父禮部尚書又以兄環為少府少監賜第一區俄冊為貴妃及昭愍遇盜宮闈變起文宗即位尤憐晉王有若已子故貴妃禮遇不衰太和二年晉王薨帝深嗟贈曰悼懷太子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福建人初入十六宅為建安王侍者元和四年十月生文宗皇帝寶歷三年正月敬宗遇

弑中尉王守澄率兵討賊迎江王即位文宗踐祚之日奉冊曰嗣皇帝臣名言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必以孝敬奉於上慈惠洽於下極誠意以厚人倫思由近以及遠故自家而刑國以臣奉嚴慈之訓承教撫之仁而長樂尚欝其鴻名内朝未崇於正位則率土臣子懃懃懇懇延頸企踵曷以塞其心乎是用特舉彝章式遵舊典稽首再拜謹上穆宗睿文惠孝皇帝妃尊號曰皇太后伏惟與天合德義申錫慶允釐隂教祇修内則廣六宮

之教紊十亂之功頣神保和弘覆萬有后因亂去鄉里自入王邸不通家問别時父母已喪有母弟一人文宗以母族鮮親惟舅獨存詔閩越連率於故里求訪有户部茶綱役人蕭洪自言有姊流落估人趙縝引洪見后姊徐國夫人女壻呂璋夫人亦不能省認俱見太后嗚咽不自勝上以為復得元舅遂拜金吾將軍檢校户部尚書河陽懷節度使遷檢校左僕射鄜坊節度使先是有自神策兩軍出為方鎮者軍中多資其行裝至鎮三

倍償之時有自左軍出為鄜坊者資錢未償而卒于鎮乃徵錢於洪宰相李訓雅知洪詐稱國舅洪懼請訓兄仲京為鄜坊從事以彌縫之洪恃與訓交不與所償又徵於卒者之子洪俾其子接訴於宰相李訓判絶之左軍中尉仇士良深銜之時有閩人蕭本者復稱太后弟士良以本上聞發洪詐假自鄜坊追洪下獄御史臺按鞫具服其偽詔長流驩州賜死于路趙縝呂璋亦從坐洪以偽敗謂本為真乃拜贊善大夫賜緋龜仍追封其

曾祖俊為太保祖聰為太傅父俊為太師賜與鉅萬計
本福建人太后有真母弟孱弱不能自達本就之得其
家代及内外族屬名諱復士良保任之上亦不疑詐妄
本歷衛尉少卿左金吾將軍開成二年福建觀察使唐
扶奏得泉州晉江縣令蕭弘狀自稱是皇太后親弟送
赴闕庭詔送御史臺按問事皆偽妄詔逐還本貫開成
四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章論蕭本偽稱太后弟云
令自上及下異口同音皆言蕭弘是真蕭本是偽請追

蕭弘赴闕與本證明若含垢於一時終取笑於千古遂
詔御史中丞高元裕刑部侍郎孫簡大理卿崔郇三司
按弘本之獄具並偽詔曰恭以皇太后族望承齊梁之
後僑寓流滯久在閩中慶靈鍾集早歸椒掖終鮮兄弟
常所咨嗟朕自臨御已來便遣尋訪冀得諸舅以慰慈
顏而姦濫之徒探我情抱因緣州里之近附會祖先之
名覬幸我國恩假托我外族蕭洪之惡迹未遠蕭本之
覆轍相尋弘之本末尤更乖戾三司推鞫曾無似是之

蹤宰臣參驗見其難容之狀文欵繼入留中久之朕於
視膳之時頻有咨禀恭聞處分惟在真實巧沐墮桑既
無可驗鑿空作偽豈得更容據其罪狀合當極法尚為
含忍投之荒裔蕭本除名長流愛州蕭弘配流儋州初
蕭洪詐稱國舅十餘年兩授旄鉞寵貴崇於天下蕭本
因士良鄉導發洪之詐聯歷顯榮及從諫奏論為迹難
掩而太后終不獲真弟文宗孝義天然太和中太皇太
后居興慶宮寶歷太后居義安殿皇太后居大內時號

三宫太后上五日𠫭拜四節獻賀皆由複道幸南内朝臣命婦詣宫門起居上尤執禮造次不失有司嘗獻新苽櫻桃命獻陵寢宗廟之後中使分送三宫十宅初有司送三宫物一例稱賜帝曰物上三宫安得名賜遽取筆塗籍改賜為奉開成中正月望夜帝於咸泰殿陳燈燭奏仙韶樂三宫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諸親王公主駙馬戚屬皆侍宴上性恭儉延安公主衣裾寛大即時遣還罰駙馬竇澣兩月賜錢武宗即位供養彌

謹蕭太后徙居積慶殿號積慶太后會昌中崩謚曰貞

獻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武宗昭肅皇帝之母也事闕

武宗王賢妃事闕

宣宗元昭皇后鼂氏懿宗皇帝之母也事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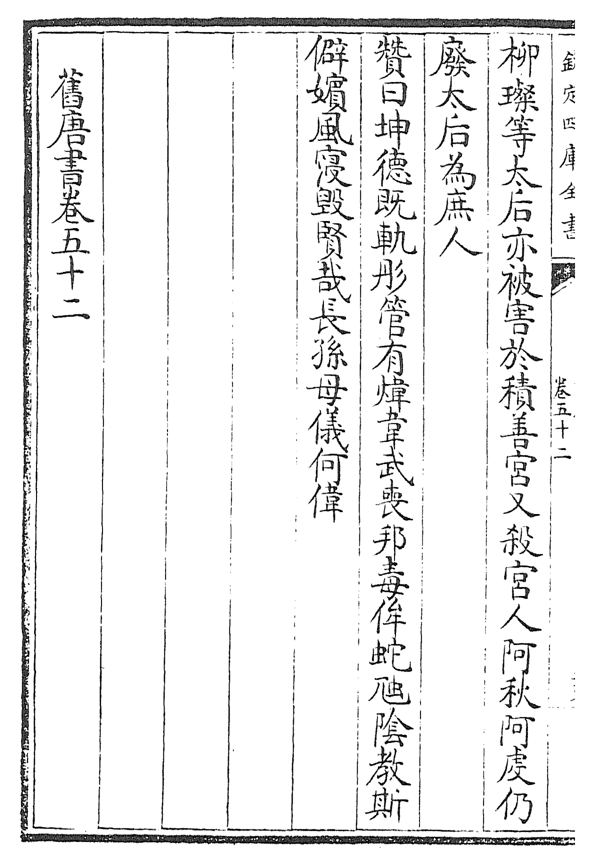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僖宗皇帝之母也事闕

昭宗積善皇后何氏東蜀人入侍壽王邸婉麗多智特

承恩顧生德王輝王昭宗即位立為淑妃乾寧中車駕

在華州冊為皇后國家自乾符已後盜滿天下妖生九重宫廟榛蕪奔播不暇景福之際姦臣内侮后於蒙塵薄狩之中甞膳禦侮不離左右左闕右輔之幸時事危迫后消息撫御終獲保全自岐下還京崔胤盡誅黄門宦官每宣諭宰臣但令宫嬪来往是時國命奪於朱氏左右前後皆是汴人宫中動息雖纎芥必聞于朱全忠宫人常懷惴慄帝后垂泣相視天祐初全忠逼遷輿駕東幸洛陽其年八月昭宗遇弑翌日宰相柳璨獨孤損

等詐宣皇后令云帝為宫人害輝王祚宜昇帝位仍尊
后為皇太后遭罹變故廹以凶威宫中哭泣不敢聲聞
于外明年十二月全忠將僭位先行九錫然後受禪全
忠牙將蔣玄暉在洛陽宫知樞密與太常卿張廷範私
議云山西河北未平禪代無利請俟澄定欲有洛諫宣
徽副使趙殷衡素與張蔣不協且欲代知樞密事因使
于梁誣告云玄暉私於何太后相與盟詛誓復唐室不
欲王受九錫全忠大怒即日遣使至洛陽誅玄暉廷範



柳璨等太后亦被害於積善宫又殺宫人阿秋阿虔仍廢太后為庶人

贊曰坤德既軌彤管有煒韋武喪邦毒侔蛇虺陰教斯僻嬪風寖毁賢哉長孫母儀何偉

舊唐書卷五十二

舊唐書卷五十二考證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傳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幸忠王邸命高力士選掖庭宮人以賜之而吳后在籍中○沈炳震曰按代宗紀以開元十四年生此云二十三年賜以宮人應誤下文云明年生代宗皇帝則二十三年當作十三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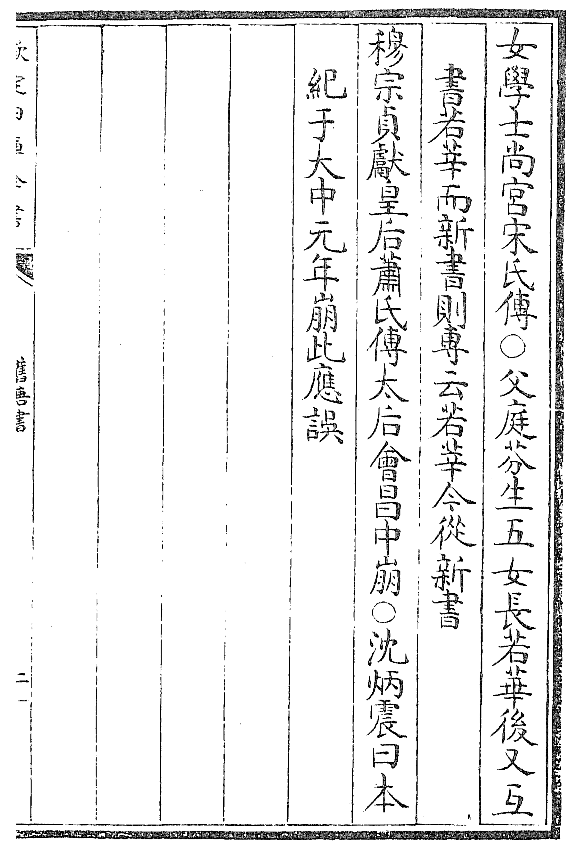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傳德宗敦崇外族贈太后父易直太師易直子庫部員外郎介福贈太傅介福子德州

刺史士衡贈太保○沈炳震曰易直子乃易直父介福子乃介福父應誤書也新書中甚明

德宗韋賢妃傳貞元二年冊為賢妃○新書在四年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傳傳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舊本必有上多一不字下云準禮賤不得誄貴子不得爵母子下少一不字今並改正

憲宗孝明皇后鄭氏傳后大中末崩○沈炳震曰按本紀咸通六年崩新書亦然此作大中末誤



女學士尚宮宋氏傳○父庭芬生五女長若華後又互

書若莘而新書則專云若莘今從新書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傳太后會昌中崩○沈炳震曰本

紀于大中元年崩此應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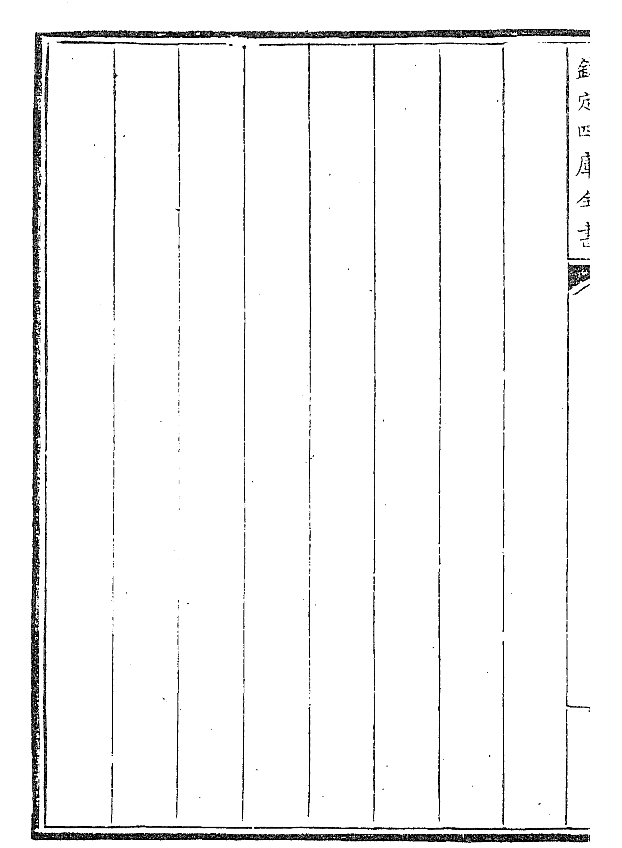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五十二考證

謹案卷五十一第十六頁後三行女行六合之内

齊首蹀足案女行二字不可解疑有訛脱

卷五十二第三頁後八行從官單寡刊本寡訛寮

據新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録監生臣范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舊唐書卷五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

李密

李密字玄邃本遼東襄平人魏司徒弼曾孫後周賜弼姓徒何氏祖曜周太保魏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皆知名當代徙為京兆長安人密以父蔭為左親侍嘗

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寛子密也帝曰箇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他日述謂密曰弟聰令如此當以才學取官三衛叢脞非養賢之所密大喜因謝病專以讀書為事時人希見其面嘗欲尋包愷乗一黄牛被以蒲韉仍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書讀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曰何處書生耽學若此密識越公乃下牛

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書荅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謂其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於是玄感傾心結託大業九年煬帝伐高麗使玄感於黎陽監運時天下騷動玄感將謀舉兵潛遣人入關迎密以為謀主密至謂玄感曰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朔齎糧必盡舉麾一召其

衆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為意若經城勿攻西入長安掩其無備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固當必尅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頓堅城之下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頻戰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内史舍人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

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玄感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既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必為所誤請斬之以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圖勝如何吾屬今為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隋左武衛大將軍李子雄坐事被收繫送行在所於路殺使者亡投玄感乃勸玄感速稱尊號玄

感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疎今者密若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廼欲急自尊崇何示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及隋將宇文述來護兒等率軍且至玄感謂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彊兵於隴右今可陽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紿衆因引軍西入至陜

縣欲圍弘農宫密諫之曰公今詐衆西入事宜在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不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乃間行入關為捕者所獲時煬帝在高陽密與其黨俱送帝所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為葅醢今在道中猶可為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然之其多有金者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

者利其金許之及出闗外防禁漸弛密請市酒食每夜醼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至邯鄲密等七人穿墻而遁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密又捨去詣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藜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霑襟霑襟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會千古

傳名謡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恠之者以告太守趙佗下縣捕之密又亡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往歸之或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讓因密於營外密因王伯當以策干讓曰當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鋭兵盡於遼東和親絶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棄京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以足下之雄才大畧士馬精勇席卷二京誅滅暴虐則隋氏之不足亡也讓深加敬慕遽釋之遣說諸小賊所

至皆降密又說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弊大敵一臨死亡無日矣未若直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勇馬肥然後與人爭利讓以為然自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楊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曾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陣以待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木林間設伏讓與戰不利稍却

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别統所部密軍陣整肅凡號令兵士雖盛夏皆若背負霜雪躬服儉素所得金寶皆頒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尋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蕩吳越羣兵競起海内饑荒明公以英傑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羣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為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

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為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大業十三年春密與讓領精兵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人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絶衆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為主號為魏公二月於鞏南設壇場即位稱元年其文書行下稱行軍元帥

魏公府以房彥藻為左長史邴元真為右長史楊得方為左司馬鄭德韜為右司馬拜翟讓為司徒封東郡公單雄信為左武候大將軍徐世勣為右武候大將軍祖君彥為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長白山賊孟讓率所部歸密鞏縣長柴孝和侍御史鄭頤以鞏縣降密隋虎賁郎將裴仁基率其子行儼以武牢歸密拜為上柱國封河東郡公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三萬餘人襲廻洛倉破之入東郡俘掠居

人燒天津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
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虎賁郎將高毗劉長林
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城隋軍敗走密復下廻洛
倉而據之大修營塹以逼東都仍作書以移郡縣曰自
元氣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為司牧是以羲農軒
項之后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祗畏上玄愛育黔首乾乾
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而同危履春氷而是懼故一物
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

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巳普天之下率土之濵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治致昇平驅之仁壽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胠篋以取神器及纘承負扆狼虎其心始曀明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為梟獍便行鴆毒禍深於莒僕釁酷於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州吁安忍閼伯日尋剱閣

所以懐凶晉陽所以興亂甸人為罄淫刑斯逞夫九族既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况復隳壊盤石勦絶維城脣亡齒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體别於内外而蘭陵公主逼迮辛告終誰謂敳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鐶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雞鳴於詰旦雄雉恣其羣飛祖衣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遂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

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未曉求衣昃晷不食大禹不貴於尺璧光武不隔於支體以是憂勤深慮幽枉而荒湎于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居寢室每籍糟丘朝謁罕見其身羣臣希覩其面斷決自此不行敷奏於是停擁中山千日之飲酩酊無名襄陽三雅之盃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為九市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辛之譴為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爻茅茨

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珠玉之華寧須綈錦之麗故瑤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二世是以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章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閡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為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徹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巵難滿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

祖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牀萬户則城郭空虛千里則煙火斷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廵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謡乃復廣積薪芻多備饔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先驅車轍馬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觀日家苦納秸之

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夫天下有道守在海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役戰國所為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追蹤秦代板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屍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滿於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為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强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能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啖而何用而恃衆怙力强兵黷武惟在并吞

不思長筞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遂令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為黃池之盟苻堅滅身良由壽春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挾彈在後復矢相顧鬉而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啓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鞀時聽箴規之美而愎諫違卜蠹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害左僕射齊國公高熲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斃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

龍逢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為公梁冀受黃金之虵孟佗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昏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廵狩東西

征伐至如浩疊陪蹕東都守固閿鄉野戰雁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紀既立功勳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行浮詭危急則勳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頒金同項王之刓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人死力走丸逆坂匹此非難凡百驍雄誰不讐怨至於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靈總瘁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

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猰㺄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虵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為計纔一而已蒼生懍懍咸憂杞國之崩赤子嗷嗷但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殷亡之年三十姬終之世故讖籙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況乃攙搶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歳星入井甘公以為義興蕪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

宗廟為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夏氏則災疊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牵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命景亳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彪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總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勲世祖嗣元皇之業篤生白水

日角之相便彰載誕丹陵大寶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緯名協歌謡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所以改卜文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鋭難當黄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天人𧰼變之初歷試諸難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翼亮經綸伊尹之佐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齊國公孟讓柱國歷城公孟暢柱國絳郡公裴行儼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等並運籌千里

勇冠三軍擊劒則截蛟斷鼇彎弧則吟猿落雁韓彭絳
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復有蒙輪挾輈
之士拔距投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照日魏公屬當期
運伏茲億兆躬擐甲冑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
遂起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旅四七為名呼
吸則河渭絕流叱吒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
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熒舉崑崙而
壓小卵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二十一日屆於東

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等昆吾惡稔飛廉姦佞久迷天數敢拒義兵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其倒戈之心乗我破竹之勢曽未旋踵瓦解氷銷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爲小達等助桀爲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將鳴空憑百樓之險鷰巢衛幕魚遊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暮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已先據爲日久矣既得迴洛又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四方

起義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禄仁基雄才上將受脤
專征遐邇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殷事夏衣讌
擒自藍水張須陁獲在滎陽實慶戰没於淮南郭詢授
首於河北隋之亡候聊可知也清河公房彦藻近秉戎
律畧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南随機蕩定
淮安濟陽俄然送欵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又破濟
陽海内英雄咸來響應封民瞻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
黎陽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

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發自臨渝劉興祖起於白朔
雀白駒在頳川起方獻伯以譙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
期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獻於軍前壺漿
盈於道路諸軍等並衣冠世胄杞梓良才神鼎靈繹之
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鵲起今也其時鼉鳴鱉應見機
而作宜各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何之
奉高帝豈止金章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
以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吠堯之犬尚荷王

莽之恩仍懐削贖之禄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令不自疑脫猛虎猶豫舟中敵國夙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授如闇於成事守迷不反崑山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黄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海内咸使聞知祖君彥之辭也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為左司馬鄭虔象為右司馬柴孝

和説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覇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鋭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剋京邑業固兵强方更長驅崤函掃蕩東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乃上策但昬主尚存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是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雄雌若然者殆將

敗矣密將兵鋒甚鋭每入苑與隋軍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卧於營内東都復出兵乘之密衆大潰棄迴洛倉歸于洛口煬帝遣王世充率勁卒五萬擊之密與戰不利孝和溺死於洛水密哭之甚慟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大小六十餘戰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栢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黄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

師仁淮陽太守趙佗皆歸之翟讓部將王儒信勸讓為大冢宰總統衆務以奪密之權讓兄寛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為之密聞其言陰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為世充所擊讓軍少失利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鋭赴之世充敗走明日讓徑至密所欲為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密引讓入坐以良弓示讓讓方引滿密遣壯士自後斬之并殺其兄寛及王儒信讓部將徐世

勣為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得免單雄信等頓首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詰讓連營諭其將士無敢動者乃命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襲倉城密復破之世充復移營洛北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餘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潰爭趣浮橋溺死者數萬虎賁郎將楊威王辯霍舉劉長恭梁德董智皆没于陣世充僅而獲免其夜大雨雪士卒凍死者殆盡密乘勝

陷偃師於是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餘萬留守韋津又與密戰於上春門津大敗執於陣將作大匠宇文愷叛東都降于密東至海岱南至江淮郡縣莫不遣使歸密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並隨使通表於密勸進於是密下官屬咸勸密即尊號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此及義旗建密負其強盛欲自為盟主乃致書呼高祖為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畧云欲與高祖為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

其旨以弑後主執代王為意高祖覽書笑曰李密陸梁放肆不可以折簡致之吾方安輯京師未遑東討即相阻絶便是更生一秦密今適所以為吾拒東都之兵守成臯之扼更求韓彭莫如用密宜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崤函而臨伊洛吾大事濟矣令記室温大雅作書報密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膴膴

周原僵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牘將
被髪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
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
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
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顧不及此欣
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
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
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

之會未暇卜朗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為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懐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横深慎垂堂勉兹鴻業密得書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於是不虞義師而專意於世充俄而宇文化及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將步騎二萬拒之隋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

將與化及相抗恐前後受敵因卑辭以報謝馬化及至黎陽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後知其計化及怒與密大戰于衛州之童山下密為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力竭糧盡衆多叛之掠汲縣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畧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留輜重於東都遣

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密引兵而西遣使朝于東都執弑煬帝人于弘達獻越王侗侗召密入朝至溫縣聞世充作難而止乃歸金墉城時密兵少衣世充兵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好求私利屢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絶糧兵士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而無府庫兵數戰皆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由是衆心漸怨武德元年九月世充以其衆五千來決戰密留王

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密遂敗績裴仁基祖君彦並為世充所虜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圍偃師守將鄭頲之下兵士刼叛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邴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徑赴武牢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將如黎陽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

至於死令向其所安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伯當抱密號叫慟絶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軍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爽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唐公同族兼有疇昔之遇雖不陪從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又謂王伯當曰將軍室家重大豈復

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漢髙誅項蕭何率子弟以從伯當恨不昆季盡從以此為愧耳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縱身分原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於是從入關者尚二萬人髙祖遣使迎勞相望於道密大喜謂其徒曰我有衆百萬一朝至此命也今事敗歸國幸蒙殊遇當思竭忠以事所奉耳且山東連城數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盡當歸國比於竇融勲亦不細豈不以一台司見處乎及至京師禮數益薄執政者又來求賄意甚

不平尋拜光禄卿封邢國公未幾聞其所部將帥皆不附世充高祖使密領本兵往黎陽招集故時將士經畧世充時王伯當為左武衛將軍亦令為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復徵之密大懼謀將叛伯當頗止之密不從因謂密曰義士之立志也不以存亡易心伯當荷公恩禮期以性命相報公必不聽今祗可同去死生以之然終恐無益也乃簡驍勇數千人著婦人衣戴羃䍦藏刀裙下詐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

城驅掠畜産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右翊衛將軍史萬寳留鎮熊州遣副將盛彦師率步騎數千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與密相及彦師伏兵山谷密軍半度横出擊敗之遂斬密時年三十七王伯當亦死之與密俱傳首京師時李勣為黎陽總管高祖以勣舊經事密遣使報其反狀勣表請收葬詔許之高祖歸其屍勣發喪行服備君臣之禮大具威儀三軍皆縞素葬于黎陽山南五里故人哭之多有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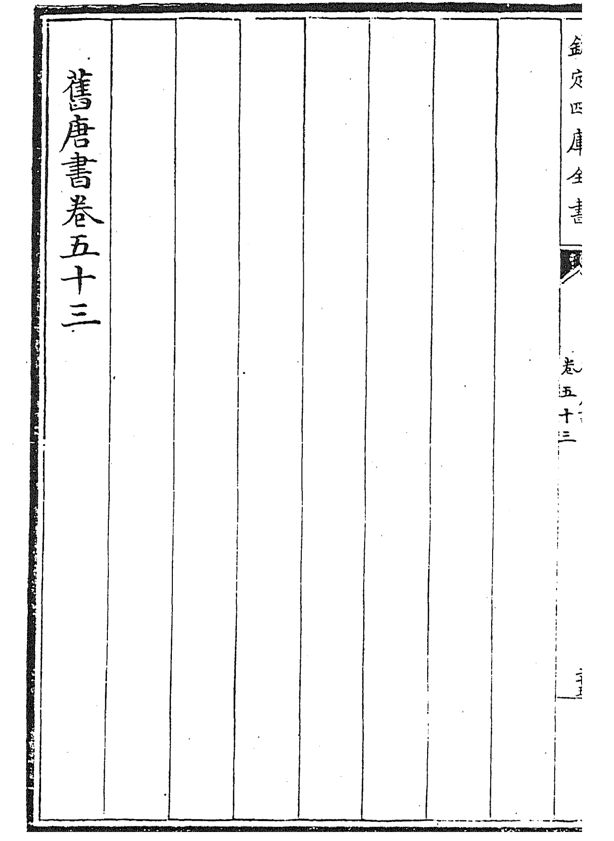
血者邴元真之降世充也以為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元真背密詐與之會伏甲斬之以其首祭于密冢

單雄信者曹州人也翟讓與之友善少驍健尤能馬上用槍密軍號為飛將密偃師失利遂降於王世充署為大將軍太宗圍逼東都雄信出軍拒戰援槍而至幾及太宗徐世勣呵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懼遂退太宗由是獲免東都平斬於洛陽

史臣曰當隋政板蕩煬帝荒淫搖動中原遠征遼海内無賢臣以匡國外乏良吏以理民兩京空虚兆庶疲弊李密因民不忍首為亂階心斷機謀身臨陣敵據鞏洛之口號百萬之師竇建德輩皆効樂推唐公紿以欣戴不亦偉哉及偃師失律猶存麾下數萬衆苟去猜忌疾趣黎陽任世勣為將臣信魏徵為謀主成敗之勢或未可知至於天命有歸大事已去比陳涉有餘矣始則稱首舉兵終乃甘心為降虜其為計也不亦危乎又不能

委質為臣竭誠事上竟為叛者終是狂夫不取伯當之言遂及桃林之禍或以項羽擬之文武器度即有餘壯勇斷果則不及楊素既知密之才幹合為王之爪牙委之癡兒卒為謀主覆族之禍其宜也哉

贊曰烏陽既昇爝火不息狂哉李密始亂終逆


舊唐書卷五十三

舊唐書卷五十三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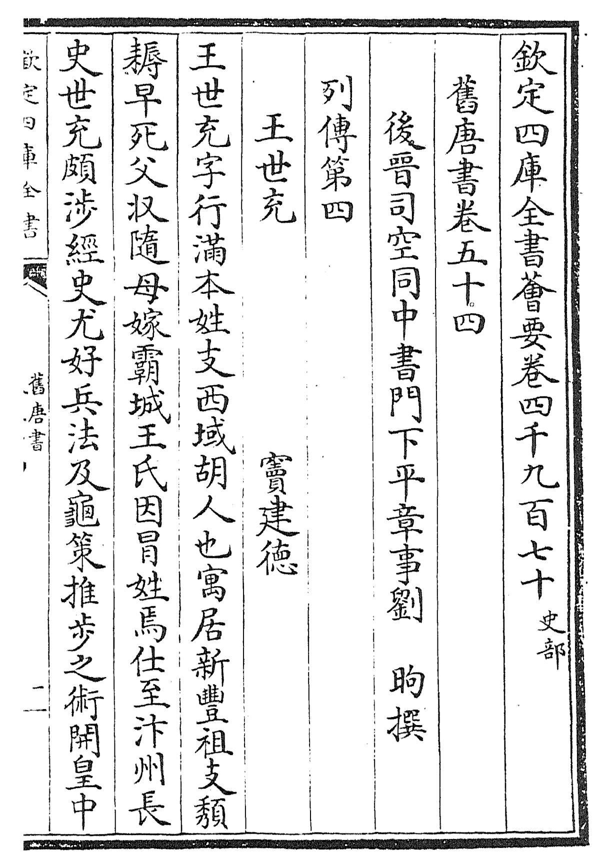
李密傳祖曜周太保魏國公○沈炳震曰周書作邢國公新書亦然此存疑

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可定○臣德潛按資治通鑑及綱目皆云密得高祖書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句意較明今改正

遣副將戚彥師率步騎數千追躡至陸渾縣南七十里○臣宗萬按通鑑與傳相同河洛記云密曉入桃林

據縣城驅掠畜產趨南山時左翊衛將軍史萬寶在熊州遣將劉善武領兵追躡善武凡善績往在洛口為密所居善武因此發憤志在取密十日十夜倍道兼行追至陸渾縣南七十里据此所載之事與傳約略相同惟所遣之將劉善武與傳不同而善武取密之故又不知所据何書也

舊唐書卷五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百七十 史部

舊唐書卷五十四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四

王世充　竇建德

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也寓居新豐祖支頹耨早死父収隨母嫁霸城王氏因冒姓焉仕至汴州長史世充頗涉經史尤好兵法及龜策推步之術開皇中

以軍功拜儀同累轉兵部員外郎善數奏明習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駮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議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大業中累遷江都丞兼領江都宮監時煬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顔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必稱善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世充知隋政將亂陰結豪俊多收羣心有繫獄抵罪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作亂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

稱將軍擁衆十餘萬隋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等討之不克世充為其偏將募江都萬餘人頻擊破之每有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由此人爭為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保都梁山為五栅相持不戰乃倡言兵走羸師自弱讓笑曰王世充文法小吏安能領兵吾今生縛取之鼓行而入江都時百姓皆入壁野無所掠賊衆漸餒又苦栅當其道不得南侵即

分兵圍五柵世充每日擊之陽不利走還入柵如是數日讓益輕之乃稍分人於南方抄留兵繞足以圍柵世充知其懈乃於營中夷竈撤幕設方陣四面外向毀柵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餘級俘虜十餘萬人煬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畧復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盡平十一年突厥圍煬帝於雁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蓬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卧煬帝聞之以為忠益信任之十二年遷江

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為太僕卿楊義臣所殺世充帥師擊其餘衆破之又擊盧明月於南陽虜獲數萬後還江都煬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及李密攻陷洛口倉進逼東都煬帝特詔世充大發兵於洛口拒密前後百餘戰未有勝負又遣就軍拜世充為將軍趣令破賊世充引軍渡洛水與李密戰世充軍敗績溺死者萬餘人乃率餘衆歸河陽時天寒大雪兵士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

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徵還洛陽置營於含嘉倉城收合亡散復得萬餘人俄而宇文化及作難太府卿元文都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中盧楚奉越王侗嗣位於東都拜世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文都謂楚等曰今化及弑逆讎恥未報吾雖志在枕戈而力所不及為國計者莫如以尊官寵李密以庫物權啗之使擊化及令兩賊自鬬化及既破而密之兵固亦疲矣又其士卒得我之賞居我之官内外相親易為

反間我師養力以乘其獘則密亦可圖也楚等以為然
即日遣使拜密為太尉尚書令令討化及密遂稱臣奉
制以兵拒化及於黎陽每戰勝則遣使告捷衆皆悅世
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
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
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言以激怒其衆文
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
日矣納言段達庸懦恐事不果遣其女聟張志以楚等

謀告世充其夜勒兵圍宫城將軍費曜田闍等拒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宫門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於李密段達知而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初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段達矯侗命執文都送於世充至則亂擊而死達又矯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謁陳謝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

此不敢背國伺與之盟其日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内外諸軍事世充去含嘉城移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惲為内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擁兵馬鎮諸城邑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獘而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衆皆請戰世充簡鍊精勇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軍

於洛水南寇軍偃師北山上時寇新破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三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而薄寇寇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壓寇營又縱火焚其廬舍寇軍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畧進下偃師寇走保洛口初世充兄世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寇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寇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

其父兄世充進兵至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走河陽率餘衆入朝世充盡收其衆振旅而還侗進拜世充太尉以尚書省為其府備置官屬世充立三牓於府門之外一求文才學識堪濟世務者一求武藝絶人摧鋒陷陣者一求能理寃枉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世充皆躬自省覽殷懃慰勞好行小惠下至軍營騎士皆飾辭以誘之當時有識者見其心口相違頗以懷貳世充嘗於侗前賜食還

家大嘔吐疑遇毒所致自是不復朝請與侗絶矣遣雲定興段達入奏於侗請加九錫之禮二年三月遂策授相國總百揆封鄭王加九錫備物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竿以驅羊釋云隋楊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充大悦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

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
言符命而散放之有彈射得鳥來而獻者亦拜官爵段
達雲定興等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
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
下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
讓公等皆是先朝舊臣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段達
等莫不流涕世充又使人謂曰今海内未定須得長君
待四方乂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四月假為

侗詔策禪位遣兄世惲廢侗於含涼殿世充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先封同姓王隆為淮陽王整為東郡王楷為馮翊王素為樂安王次封叔瓊為陳王兄世衡為秦王世偉為楚王世惲為齊王又封瓊子辯為杞王衡子虔壽為蔡王偉子弘烈為魏王行本為荆王琬為代王惲子仁則為唐王道誠為衛王道詢為趙王道稜為燕王兄世師子太為宋王君度為越王立子玄應為皇太子封子玄恕為漢王世充每聽朝必殷懃誨

諭言辭重復千端萬緒百司奉事疲於聽受或輕騎遊
歷街衢亦不清道百姓但避路而已按轡徐行謂百姓
曰昔時天子深坐九重在下事情無由聞徹世充非貪
寶位本欲救時今當如一州刺史每事親覽當與士庶
共評朝政恐門禁有限慮致壅塞今止順天門外置座
聽朝又令西朝堂受抑屈東朝堂受直諫於是獻書上
事日有數百條疏既煩省覽難遍數日後不復更出五
月世充禮部尚書裴仁基及其子左輔大將軍行儼尚

書左丞宇文儒童等數十人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洩皆見害夷其三族六月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絶衆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鴆殺侗謚曰恭皇帝其將軍羅士信率其衆千餘人來降十月世充率衆東徇地至于滑州仍以兵臨黎陽十一月竇建德入世充之殷州殺掠居人焚燒積聚以報黎陽之役三年二月世充殿中監豆盧達來降世充見衆心日離乃嚴刑峻制家一人逃者無少長皆坐為戮父子兄弟夫妻許其相告而免之又

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去而隣人不覺者誅及四隣殺
人相繼其逃亡益甚至於樵採之人出入皆有限數公
私窘急皆不聊生又以宫城為大獄意有所忌即収繫
其人及家屬於宫中又每使諸將出外亦収其親屬質
於宫内囚者相次不减萬口既艱食餧死者日數十人
世充屯兵不散倉粟日盡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瓮中
用水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餅餌而
食之人皆體腫而脚弱枕倚於道路其尚書郎盧君業

郭子高等皆死於溝壑七月秦王率兵攻之師至新安世充鎮堡相次來降八月秦王陳兵於青城宮世充悉兵來拒隔澗而言曰隋末喪亂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世充唯願自守不敢西侵計熊穀二州相去非遠若欲取之豈非度内既敦隣好所以不然王乃盛相侵軼遠入吾地三崤之道千里饋糧以此出師未見其可太宗謂曰四海之内皆承正朔唯公執迷獨阻聲教東都士庶亟請王師關中義勇感恩致力至尊重違衆

願有斯弔伐若轉禍來降則富貴可保如欲相抗無假多言世充無以報太宗分遣諸將攻其城鎮所至輒下九月王君廓攻拔世充之轘轅縣東徇地至管城而還於是河南州縣相次降附竇建德自侵殷州之後與世充遂結深隙信使斷絕十一月竇建德又遣人結好并陳救援之意世充乃遣其兄子琬及內史令長孫安世報聘且乞師四年二月世充率兵出方諸門與王師相抗世充軍敗因乘勝追之乜其城門世充步卒不得入

驚散南走追斬數千級虜五千餘人世充從此不復敢出但嬰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三月秦王擒建德并王琬長孫安世等于武牢迴至東都城下以示之且遣安世入城使言敗狀世充惶惑不知所為將潰圍而出南走襄陽謀於諸將皆不荅乃率其將吏詣軍門請降於是收其府庫頒賜將士世充黄門侍郎薛德音以文檄不遜先誅之次收世充黨與段達楊注單雄信陽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等十餘人皆戮於洛

諸之上秦王以世充至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對曰計
臣之罪誠不容誅但陛下愛子秦王許臣不死高祖乃
釋之與兄弟妻子同徙于蜀將行為讎人定州刺史獨
孤修所殺子玄應及兄世偉等在路謀叛伏誅世充自
篡位凡三年而滅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也少時頗以然諾為事嘗有鄉人
喪親家貧無以葬時建德耕於田中聞而嘆息遽輟耕
牛往給喪事由是大為鄉黨所稱初為里長犯法亡去

會赦得歸父卒送葬者千餘人凡有所贈皆讓而不受大業七年募人討高麗本郡選勇敢尤異者以充小帥遂補建德為二百人長時山東大水人多流散同縣有孫安祖家為水所漂妻子餒死縣以安祖驍勇亦選在行中安祖辭貧白言漳南令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投建德建德舍之是歲山東大饑建德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遼東尚為高麗所敗今水潦為災黎庶窮困而主上不恤親駕臨遼加以往

歲西征瘡痍未復百姓疲獘累年之役行者不歸今重發兵易可揺動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為逃亡之虜也我知高雞泊中廣大數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難承間而出虜掠足以自資既得聚人且觀時變必有大功於天下矣安祖然其計建德招誘逃兵及無産業者得數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為羣盜安祖自稱將軍鄃人張金稱亦結聚得百人在河阻中蓨人高士達又起兵得千餘人在清河界中時諸盜往來漳南者所過皆

殺掠居人焚燒舍宅獨不入建德之閭由是郡縣意建德與賊徒交結收繫家屬無少長皆殺之建德聞其家被屠滅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為司兵後安祖為張金稱所殺其兵數千人又盡歸於建德自此漸盛兵至萬餘人猶往來高雞泊中每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執勤苦由是能致人之死力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餘人來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畧不及建德乃進為軍司馬咸以兵授焉建德既初董衆欲

立奇功以威羣賊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以
拒綯詐為與士達有隙而叛之士達又宣言建德背亡
而取虜獲婦人紿為建德妻子於軍中殺之建德偽遣
人遺綯書請降願為前驅破士達以自効綯信之即引
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期與為盟共圖士達綯兵益懈而
不備建德襲之大破綯軍殺畧數千人獲馬千餘匹綯
以數十騎遁走遣將追及於平原斬其首以獻士達由
是建德之勢益張隋遣太僕卿楊義臣率兵萬餘人討

張金稱破之於清河所獲賊衆皆屠滅餘散在草澤間者復相聚而投建德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中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唯義臣耳新破金稱遠來襲我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令其欲戰不得空延歲月將士疲倦乘便襲擊可有大功今與爭鋒恐公不能敵也士達不從其言因留建德守壁自率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而縱酒高宴有輕義臣之心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而自矜大此禍至不久矣隋兵

乘勝必長驅至此人心驚駭吾恐不全遂留人守壁自率精銳百餘據險以防士達之敗後五日義臣果大破士達於陣斬之乘勢追奔將圍建德守兵旣少聞士達敗衆皆潰散建德率百餘騎亡去行至饒陽觀其無守備攻陷之撫循士衆人多願從又得三千餘兵初義臣旣殺士達以為建德不足憂建德復還平原收士達敗兵之死者悉收葬焉為士達發喪三軍皆縞素招集亡卒得數千人軍復大振始自稱將軍初羣盜得隋官及

山東士子皆殺之唯建德每獲士人必加恩遇初得饒陽縣長宋正本引為上客與參謀議此後隋郡長吏稍以城降之軍容益盛勝兵十餘萬人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界中自稱長樂王年號丁丑署置官屬七月隋遣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率兵三萬來討之至河間城南營於七里井建德聞世雄至選精兵數千人伏河間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偽遁去亡入豆子䴚中世雄以為建德畏已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士一

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辯隋軍大潰自相踏藉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遁餘軍悉陷於是建德進攻河間頻戰不下其後城中食盡又聞煬帝被弒郡丞王琮率士吏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焉琮率官屬素服面縛詣軍門建德親解其縛與言隋亡之事琮俯伏悲哀建德亦為之泣諸賊帥或進言曰琮拒我久殺傷甚衆計窮方出今請烹之建德曰此義士也方加擢用以勵事君者安可

殺之往在泊中共為小盜容可恣意殺人今欲安百姓以定天下何得害忠良乎因令軍中曰先與王琮有隙者今敢動揺罪三族即日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曰金城宫自是郡縣多下之武德元年冬至日於金城宫設會有五大鳥降於樂壽羣鳥數萬從之經日而去因改年為五鳳有宗城人獻玄珪一枚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夏禹膺籙天錫玄珪今瑞與禹同宜稱夏國建德從之先是有上谷賊帥王須拔自號漫天擁衆數萬入

掠幽州中流矢而死其亞將魏刀兒代領其衆自號歷山飛入據深澤有徒十萬建德與之和刀兒因弛守備建德襲破之又盡并其地二年宇文化及僭號於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内史侍郎孔德紹曰吾為隋之百姓數十年矣隋為吾君二代矣今化及殺之大逆無道此吾讎矣請與諸公討之何如德紹曰今海内無主英雄競逐大王以布衣而起漳浦隋郡縣官人莫不爭歸附者以大王仗順而動義安天下也宇文化及與國

連姻父子兄弟受恩隋代身居不疑之地而行弒逆之禍簒隋自代乃天下之賊也此而不誅安用盟主建德稱善即日引兵討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縱撞車拋石機巧絶妙四面攻城陷之建德入城先謁隋蕭皇后與語稱臣悉收弒煬帝元謀者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文武官對而斬之梟首轅門之外化及并其二子同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每平城破陣所得資財並散賞諸將一無所取又

不噉肉常食唯有菜蔬脱粟之飯其妻曹氏不衣紈綺所使婢妾纔十數人至此得宫人以千數並有容色應時放散得隋文武官及驍果尚且一萬亦放散聽其所去又以隋黄門侍郎裴矩為尚書左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為侍中少府令何稠為工部尚書自餘隨才拜授委以政事其有欲往關中及東都者亦恣聽之仍給其衣糧以兵援之送出其境攻陷洺州虜刺史袁子幹遷都於洺州號萬春宫遣使往灌津祠竇青之墓置守冢

二十家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朝隋越王侗於洛陽後世充廢侗自立乃絶之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言詔追謚隋煬帝為閔帝封齊王暕子政道為鄖公然猶依倚突厥隋義成公主先嫁突厥及是遣使迎蕭皇后建德勒兵千餘騎送之入蕃又傳化及首以獻公主既與突厥相連兵鋒益盛九月南侵相州河州大使淮安王神通不能拒退奔黎陽相州陷殺刺史吕珉又進攻衛州陷黎陽左武衛大將軍李世勣皇妹同

安長公主及神通並為所虜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攜其首以奔建德曰奴殺主為大逆我何可納之命立斬奴而返軌首於滑州吏人感之即日而降齊濟二州及兖州賊帥徐圓朗皆聞風而下建德釋李世勣使其領兵以鎮黎州三年正月世勣捨其父而逃歸執法者請誅之建德曰勣本唐臣為我所虜不忘其主逃還本朝此忠臣也其父何罪竟不誅舍同安長公主及神通於别館待以客禮高祖遣使與之連和建德即遣公主

與使俱歸嘗破趙州執刺史張昂邢州刺史陳君賔大使張道源等以侵軼其境建徳將戮之其國子祭酒凌敬進曰夫犬各吠非其主今隣人堅守力屈就擒此乃忠確士也若加酷害何以勸大王之臣乎建徳盛怒曰我至城下猶迷不降勞我師旅罪何可赦敬又曰今大王使大將軍髙士興於易水抗禦羅蓺兵纔至士興即降大王之意復為可不建徳乃悟即命釋之其寛厚從諫多此類也又遣士興進圍幽州攻之不剋退軍旅籠

火城為藝所襲士興大潰先是其大將王伏寶多勇畧功冠等倫羣帥嫉之或言其反建德將殺之伏寶曰我無罪也大王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既殺之後用兵多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藝出兵與戰大破之斬首千二百級藝兵頻勝而驕進襲其營建德列陣於營中填塹而出擊藝敗之建德薄其城不尅遂歸洺州其納言宋正本好直諫建德又聽讒言殺之是後人以為誡無復進言者由此政教益衰先曹州濟陰人孟海

公擁精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内之地其年十一月建德自率兵渡河以擊之時秦王攻王世充於洛陽建德中書舍人劉斌說建德曰今唐有關内鄭有河南夏居河北此鼎足相持之勢也聞唐兵悉衆攻鄭首尾二年鄭勢日蹙而唐兵不解唐強鄭弱其勢必破鄭鄭破則夏有齒寒之憂為大王計者莫若救鄭鄭拒其内夏攻其外破之必矣若却唐全鄭此常保三分之勢也若唐軍破後而鄭可圖則因而滅之總二國之衆乘唐軍

之敗長驅西入京師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建德大悅曰此良策矣適會世充遣使乞師于建德即遣其職方侍郎魏處繪入朝請解世充之圍四年二月建德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海公及徐圓朗之衆來救世充軍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城納之遂進逼元州梁州管州皆陷之屯於滎陽三月秦王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并擒其將殷秋石瓚時世充弟世辯為徐州行臺遣其將郭士衡領兵數千人從

之合衆十餘萬號為三十萬軍次成皐築宫於板渚以示必戰又遣間使約世充共為表裏經二月廹於武牢不得進秦王遣將軍王君廓領輕騎千餘抄其糧運獲其大將張青特虜獲甚衆建德數不利人情危駭將帥已下破孟海公皆有所獲思歸洺州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則入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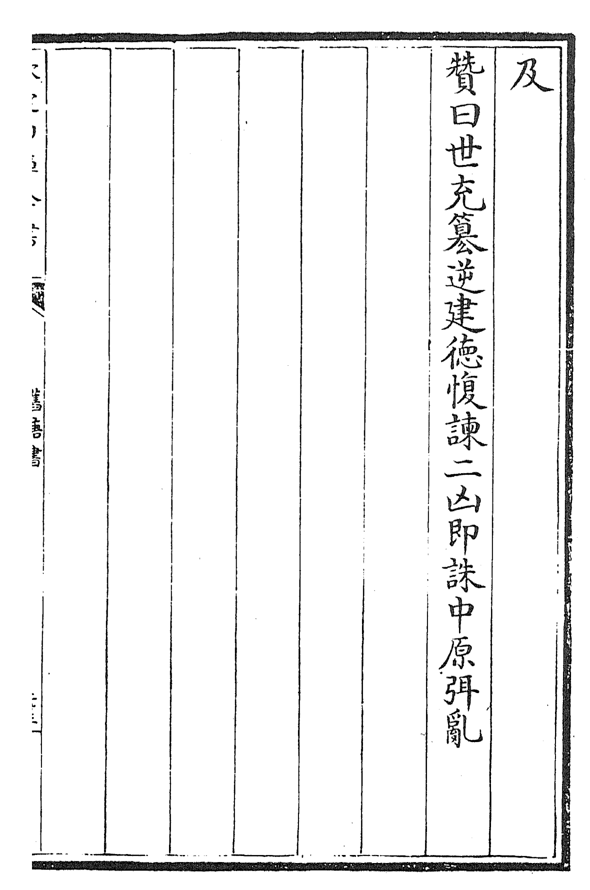
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將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馬其妻曹氏又言於建德曰祭酒之言可從大王何不納也請自滏口之道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以自救此則鄭圍解

矣令頓兵武牢之下日月淹久徒為自苦事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且鄭國懸命朝暮以待吾來既許救之豈可見難而退示天下以不信也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官軍按甲挫其鋭及建德結陣於汜水秦王遣騎挑之建德進軍而戰竇抗當之建德少却秦王馳騎深入反覆四五合然後大破之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謡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

此地建德所領兵衆一時奔潰妻曹氏及其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於洺州餘黨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馬精強一朝被擒如此豈非天命有所歸也不如委心請命無為塗炭生人遂以府庫財物悉分士卒各令散去善行乃與建德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及建德妻率偽官屬舉山東之地奉傳國等八璽來降七月秦王俘建德至京師斬於長安市年四十九自起軍至滅凡六歲河北悉平其年劉黑闥復盜

據山東

史臣曰世克姦人遭逢昏主上則諛佞詭俗以取榮名下則強辯飾非以制羣論終行簒逆自恣陸梁安忍殺人矯情馭衆凡所委任多是叛亡出降秦王不致顯戮其為幸也多矣建德義伏鄉閭盜據河朔撫馭士卒招集賢良中絕世克終斬化及不殺徐蓋生還神通沉幾英斷靡不有初及宋正本王伏寶被讒見害凌敬曹氏陳謀不行遂至亡滅鮮克有終矣然天命有歸人謀不



及

贊曰世充篡逆建德愎諫二凶即誅中原弭亂

舊唐書卷五十四

舊唐書卷五十四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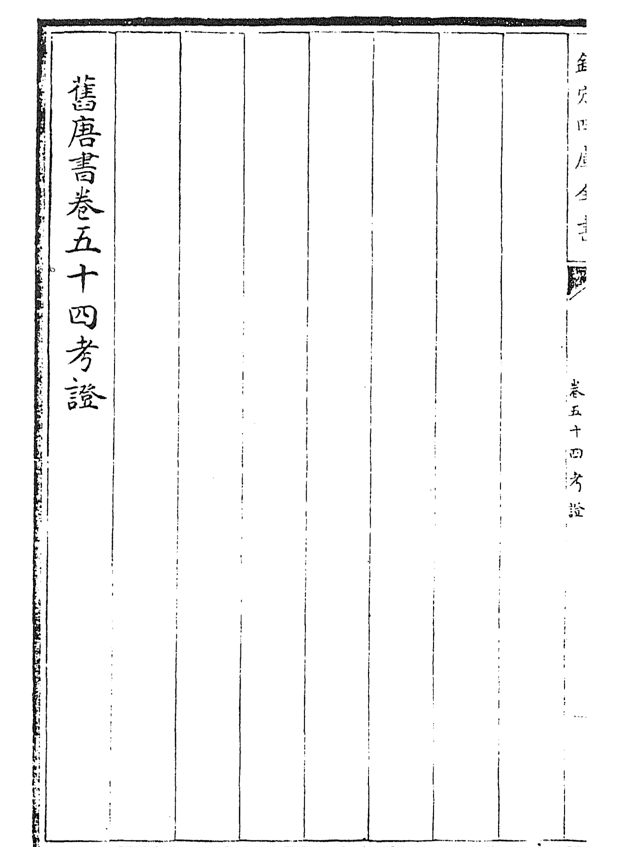
王世充傳進下偃師密走保洛口○臣宗萬按革命記曰世充先於衆中覔得一人眉目狀似李密者陰畜之而不令出師至偃師城下與密未大相接遽令數十騎馳將所畜人頭來云殺得李密世充佯不信遣衆共看咸言是密頭遂於城下勒兵擲於城中城中人亦言是密頭也遂以城降通鑑云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陳前譟曰

已獲李密矣此蓋從壺關録也兩書俱載其事而微有異同傳獨不載故附識之

秦王以世充至長安高祖釋之徙於蜀將行為讐人定州刺史獨孤脩所殺○新書作羽林將軍獨孤脩德脩德父機謀歸唐為世充所屠者也

竇建德傳二年宇文化及僭號於魏縣○新書作武德元年臣宗萬按通鑑化及聞王軌叛大懼引兵欲北其將陳智畧等皆降於密化及以二萬衆北趣魏縣

時武德元年七月也八月至魏自知必敗鴆殺秦王
浩即皇帝位於魏縣據此當從新書元年為是
化及并其二子同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臣宗萬
按隋書載之河間斬之通鑑至襄國斬之三書互異
又按河洛記云建德將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
於時襄國郡尚為隋守建德因其廻兵欲攻之營于
城下遣大理官引化及出營東南二里許宣令數其
罪并二子同時受戮通鑑本諸此也



舊唐書卷五十四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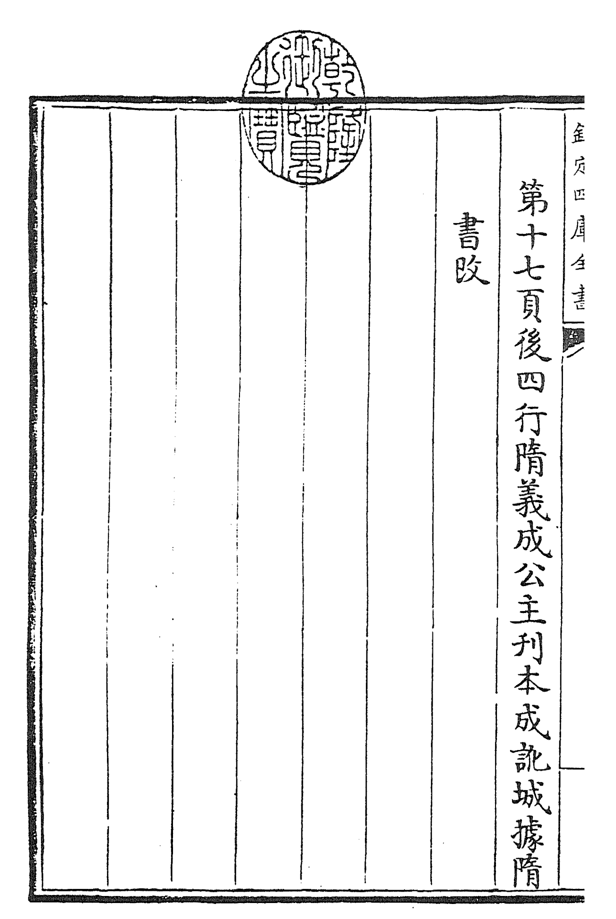
卷五十四考證

謹案卷五十三第九頁後一行詎待珠玉之華刋本珠訛朱今改

第十四頁前三行冀馬追風吳戈照日刋本冀訛驥今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不如張郃歸曹刋本郃訛洽據三國志改

卷五十四第二頁前七行吾今生縛取之刋本今訛令今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隋義成公主刊本成訛城據隋

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録監生臣范楠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